

毛主席称他的爱将陈赓“捣蛋鬼”。蒋介石抓了陈赓想杀又不敢杀。因为在陈炯明叛变时陈赓背过蒋介石,蒋如果杀陈赓,世人会骂蒋忘恩负义。陈赓的性格生动活泼,没有伟人的“伟岸”,他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“军中笑星”。陈赓夫人傅涯的警卫曾向我讲过陈赓的故事。此外,我也听几位老同志讲过陈赓的趣闻。至今虽然还算记忆犹新,但也有个别细节有点模糊。大家熟知的陈赓在船上“吓唬”周逸群,让彭德怀吃饭“上圈套”等笑话我就不讲了,容我讲点书上没讲或讲得不全的故事,八九不离十。

陈赓的幽默性格

邓伟志

上个世纪20年代,邓颖超来上海。大家叫陈赓去迎接,陈赓没见过邓颖超,便叫他拿着照片去火车站。陈赓说保证完成任务,结果邓大姐到了住地多时,陈赓才悻悻归来。于是,几位朋友你一拳、我一拳地打他。他说:“别打,别打,我晚上主持欢迎会将功补过。”晚上他又蹦又唱,发挥“笑星”的才能。邓大姐听了高兴,大家也笑开了。

有次党中央在武汉开会。陈赓会上看中了上海的一位工人代表,立即写信向她求爱。这工人代表把陈赓的求爱信贴到会场上,批评陈赓:“不好好开会,干这种事。”陈赓不服,再写一封求爱信给这位工人代表。这位工人代表再把信贴出来,引发轰动。连写三封后,陈赓说:“谁能在这位代表面前说一句‘陈赓是个好同志’,我给他(她)磕头。”好多人齐声高喊“陈赓是好同志”,这叫陈赓如何磕头?于是邓颖超出面劝说大家别叫陈赓磕头,并向那位工人代表介绍陈赓的情况。由于月老会做工作,工人代表也爱上了陈赓。这位工人代表就是上海杨浦区的著名英烈王根英,她是陈赓的原配。

有次,陈赓的朋友到陈赓这里出差,按公家标准为客人加个菜,陈赓非要自己拿着钱去为朋友买菜不可。司务长见陈赓带一包菜回来,他知道陈赓自己身上没有钱,不可能加钱。再一想:莫非陈赓拿了我司务长的钱?打开抽屉一看,有陈赓写的字条:“司务长:我偷了你两块线,等我发了饷还给你。”顿时引起哄堂大笑。

还有,大概是延安保卫战过黄河的问题,中央原来安排陈赓打那里,后来中央又改变原计划,重新安排陈赓担负更艰巨的任务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约陈面谈。毛泽东没开口,陈赓抢先说:“主席要我打xx(即原来的安排),是不是大材小用?”毛泽东故意面孔一板,站起来大喝一声:“大胆陈赓,敢向中央讨价还价!”突如其来紧张局面,让走到哪里都惹起一阵笑声的陈赓有点尴尬。这时周恩来插话:“主席请你来就是要你大材大用。”三人都笑了。

大将也是人。不同的人有不同面孔,不同的性格,才是百花盛开。陈赓1961年3月16日病逝在上海丁香花园。当时我在常熟整社,听到广播后,心中无比悲痛。回沪后我专门到了丁香花园朝他住过的房间鞠躬。几年前,我遇见哈军工出来的女将军,她说她全体学生悼念时站了整整七个小时,不觉累,因为大家都热爱陈赓。



你爱哪一派?问的是对一道西点——派的选择。派为皮+馅。皮面粉做,烘焙而成,馅五花八门,用句套话:派是一个筐,什么都可派。

成派有路两条:一烘烤,将生派皮填馅料烘焙。有的是放馅前先烤熟皮的“盲烤”,因有的馅料烤熟时间短于皮,另是怕含水分较多的馅会影响派皮酥脆。二非烘烤,派皮和馅均熟。

派分甜派和咸派。人们熟知的甜派是红豆派和苹果派,红豆派常现身快餐,装纸兜如塞信封,没盛器就无仪式感。苹果派花头比红豆派多,按味分有焦糖和酸奶等,按国分有英式、荷式和德式等。派源于英国;最早文字记录出于1381年的一本英国食谱。该派大放光彩在美国,为家常甜点,并与南瓜派和胡桃派等同为西点经典。

与一张面孔的红豆派相比,苹果派有两副相貌。一是素面朝天,片片苹果袒露皮上,如法式苹果派。另一扮相相反,深藏于卷起的派皮或夹在双面派皮中,为不露馅的卷筒状,代表是英式苹果派,这一卖相又称“苹果卷”。这样做派的还有德、奥及意大利,早在18世纪就流行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。

当你听到“苹果挞”,那是碰到了法式苹果派。法式有两种,一是派皮上铺苹果片,叫“诺曼底苹果挞”,另一种称“反烤苹果挞”,就是苹果片在下面而派皮在上,是索洛涅的史蒂芬和卡罗琳姐妹店因制作遗忘造成,歪打正着却受欢迎,以至于后来颠倒反转的挞,都以这姐妹的姓Tatin命名。

法国人称派为“挞”有

年头了。在14世纪,法国人就把黄油面团打底、圆而不厚的面包叫“Torta挞”。该词来自拉丁语,意为圆形面包;在法语里演变成Tarte(馅饼),在英语中转成Tart(蛋挞)。挞不仅是甜点,也有咸的鱼和肉等做馅。

中世纪烹饪以烤为主,烤肉为防止汁失肉硬,肉下垫饼吸汁,挞应运而生。后又在这上盖饼吸汁,又诞生了派。派又称馅饼,分单皮(垫底)双皮(上下两层),称“派”多是双皮及整只圆形和八分之一带圆角长方形等馅饼。

挞派通用,并不意味肉就是排骨;派可看成大的挞;只因吃时切成一块块三角就觉得挞派不同。不一样是在体量上,派比挞大且馅多。法国人图珊-萨玛告诉我们:洋葱、鸡蛋和肥肉作馅的阿尔萨斯火烧蛋挞,后就发展成洛林咸派。

我爱咸派。在巴黎去先贤祠的路上,买了洛林咸派。它以诞生地洛林为名,还有叫它“火腿猪肉咸蛋糕”的。派皮糅合了鸡蛋、牛奶或鲜奶油,馅为芝士、火腿和菜叶;也有放菠菜、红葱、培根和虾仁的。我是吃热的,也可冷吃。若说苹果派是甜派代表,那它就是咸派首席。

从尼斯到埃兹村,途中买了咸派阵营里的三文鱼派,辅料是菠菜和蒜蓉。在咸派里,家禽的角色重于鱼类,其中火鸡派曾走红欧洲。在克莱茨油画《静物:火鸡肉馅饼》里,有火鸡派,还有一只嘴含柑橘花的火鸡,这花也写成橙花,意味结婚。

派是起酥的馅饼,馅饼是不起酥的派。派作为馅饼,成为君王和权贵宴席的常客担当主食,因席上没面包、面条、薄饼及米饭。曾读到14世纪英国食鱼日菜谱里,有果脯杏仁露馅饼。

金秋重阳,传统的登高主题再次走进老年族群的生活。我婆婆已过鲐背之年,且1.4米左右的矮小个子,已不适合去实地登高。但生活中的她却心志高远,对自己、对学习、对生活都有很高的目标和追求!婆婆很享受从爱人助人的点点滴滴中获得快乐。随着子女都各自成家,独居多年的她,经常牵挂着亲友。她会给外地的亲戚朋友寄上自己手写的明信片,送去关爱的心意。她会去看望养老院里的老姐妹们,陪她们聊天。她把儿女们给予的红包,在我们的生日、或有意义的纪念日里,用同样的形式发还给我们。就拿我的生日来说,每年她都不忘记,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,每年红包的厚度在增加,红包的尺寸在变大。一开始,我觉得大概就新鲜几年吧,没想到,这一新鲜就延续很多年,至今未间断。小区里有一个供退休老人集中看报交流的房子,被大家称为“温馨小屋”。她觉得里面少一个沙发,就从自己家里搬了个过去,供大家舒适交谈。小区大楼里每逢春节,她还要为楼层的公共墙面贴上喜庆的中国红剪花。大楼里的黑板报上,经常可以看到她那娟秀的粉笔字。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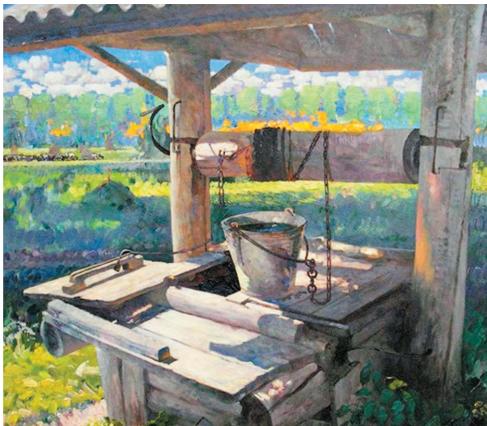
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戏曲曲种,这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。比如海纳百川的上海,尽管是昆剧、京剧、越剧、淮剧的重镇,但也有属于自己的戏曲,那就是沪剧。我从电台里收听过两部沪剧的全剧现场录音,一部是丁娥主演的《鸡毛飞上天》,一部是张清主演的《甲午海战》。我不是听一遍,而是听了无数遍,一直听到学会了全部唱段。

其实,我之所以喜欢沪剧,还是受了父亲的影响。父亲是个沪剧迷,他对沪剧如数家珍,沪剧的来龙去脉、沪剧的经典曲目、沪剧的各路名角,他都了如指掌。而且,父亲还会唱,他们单位组织去公园春游,每个班组要出节目,父亲就当众清唱了《庵堂相会》里的《春二月草青青》。那时,我还小,不知道唱的词是什么,但是那用上海话唱出来的曲子委婉动听,特别有味道,倒是真能感受到浓浓的春意,这大概就是我最初的沪剧启蒙。但是,当我自己真正能欣赏沪剧时,却很少有机会去看舞台演出,所以我就开始从电台、唱片里听沪剧,我听过邵滨孙在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里唱的《曾记当年读经文》,高亢激越;我听过筱雯在《星星之火》中唱的《隔株高墙隔重山》,如泣如诉;我听过诸惠琴在《芦荡火种》里唱的《芦苇疗养院》,清新悠扬……

这些都是唱段,听着听着就不满足了,于是听起了全本,这就有了《鸡毛飞上天》和《甲午海战》。听有听的好处,比起去剧场看戏,可以更加专心致志于台词、唱腔,还可以旁若无人地跟着念白、运腔。听丁是娥唱《从前有个小姑娘》,那一板一眼,一字一句,让人随着她走进了过往的日子,说起来,即使在今天,当大人们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时,还是一样地举着自己的例子,没有比这样的教育最贴心最实在了。有一阵,我痴

迷于《甲午海战》,想把全剧从头到尾都背出来。听张清唱《茫茫大海波涛涌》,他将致远号巡洋舰管带(舰长)邓世昌的凄怆而坚毅的内心展示得那么深切,使我每每落泪。由于不想学得有差错,结果,我就贸然地给张清写了一封信,希望能得到剧本。没想到,张清还真给我回信了,只是说因为一直在边改边演,还没有最终敲定剧本。这事成了我学生时代的一个美好的记忆。

我同样是在电台里听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,这部改编自“左联五烈士”之一的柔石同名小说的沪剧由杨飞飞、邵春芳、丁国斌等主演,讲述了旧时代在浙东农村发生的“典妻”故事,农民张根生因家庭贫困,将妻子春宝娘“典”给大户地主,为其生养儿子以续香火,春宝娘在哺养男孩三年后,被无情地赶回了家。杨飞飞饰演春宝娘,她嗓音宽厚,演来声情并茂,《补衣裳》、《扎鞋底》、《归来》等唱段,听得人心碎。也是未曾想到,很多年后,前几天,我听了描写柔石撰写《为奴隶的母亲》的过程,并在鲁迅先生指导下从事左联文艺运动,最后壮烈牺牲的新编沪剧《早春》。不过,这次我倒是去剧场听的,由于前两年为了文艺创作,我在柔石的家乡浙江宁海下生活,所以剧中好几场柔石在老家的戏让我备感亲切,也由此对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轨迹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。上海文慧沪剧团的杨晋在这部剧中演柔石,他音色清亮柔和,唱腔潇洒飘逸,韵味醇厚,他演唱的《平福,柔石,我是谁》是一长段的赋子板,一气呵成,酣畅淋漓;据说为了这段唱腔,他天天都练,一个月里瘦了七斤。“燕啊燕,飞过天,天门关,飞过湾。湾头白,飞过陌,麦头摇,飞过桥。”主题歌响起的时候,我又闭上眼睛,用心倾听这纯正的申曲。



家乡的老井 (油画) 徐淑荣

一提起哪方人最爱吃辣椒,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江西人吧。都说江西人无辣不欢,连炒个青菜都要放辣椒,红烧肉更要加入辣椒干,才变得有滋有味。倘若饭菜少了辣椒,会觉得索然无味。

辣椒,在江西人心目中的地位确非同一般,记得在井冈山,老表形容别人家怎么穷,会把辣椒扯上:“穷得连辣椒都冇吃”。找对象也会把辣椒扯上,有首民谣:“要吃辣椒不怕辣,要恋老妹不怕傻,砍刀架在颈脖子上,也敢把‘辣椒婆仔’娶回家”!小名叫“辣椒仔”、“辣椒女”的,一个村庄能冒出好几个。

都说“江西人辣不怕”,虽然没什么以此值得骄傲的,但也反映出江西人的刚烈性格。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,白狗子为把红军困死在山上,达到了“围困万千重”的疯狂程度,在所有大小通道都重兵设卡,对往来物品都进行严密审查,对盐、药等必需品严加封锁,致使井冈山变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最为寡淡的地方。山上军民生活异常艰苦,没油没盐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有时,在战斗打响前,只能给每个红军战士发几个干辣椒,刺激肠胃和提神。

红军战士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,光吃缺乏的山笋和干辣椒,导致营养极度不良,加上被山蚊、毒虫叮咬,极易引起感染;而且行军打仗免不了被荆棘刺着,军医、土郎中纷纷向首长提出:不要再吃辣椒了,辣椒会诱发肠炎、痢疾,引起伤口溃瘍。但是,严峻的形势摆在眼前,不吃辣椒吃什么呢?辣椒,成了红军

战士唯一的食物。

红军战士在如此艰难困苦中喊出:“不辣不革命,吃辣干革命,越辣越革命”、“参加革命不怕辣,当了红军不怕死”等口号,充分体现了革命浪漫主义和大无畏精神。这些辣言辣语,火辣辣地辣入了井冈山一代又一代人的骨子里。

吃辣种辣。在井冈山,春天栽下辣椒苗,浇水,施肥,辣椒很快就蹿高了,没多久就开出许多白色的辣椒花,端午前后,就能吃上新鲜青椒。辣椒长得快,如不及时采摘,不出几天,它的颜色就会由嫩绿变成深绿,再由深绿逐渐暗红,最后变成通红发亮的红辣椒。待到“三伏天”,“满世界”的辣椒都红了。到那时节,鲜辣椒根本吃不完,就把它摘下来,一部分晒干,一部分腌制成剁椒,剁椒一直可以吃到下年辣椒上市。

刚摘下的红椒先摊在簸盘里,在背阴地上放几日,让它吸点地气,除掉暑气。然后洗净晾干去把,放进专门剁韭菜的大木盆里,用菜刀一通乱剁。一盆盆红椒往往要剁上近一个小时才能完工。红椒剁碎后,最好是加粗盐拌匀,一般是一斤红椒放八钱到一两盐,根据各家口味轻重而定。把盐拌匀后,就码进一个沿口坛子里,腌上十天半月,就可食用了。讲究一点的,还加大蒜瓣和老姜等剁碎了,再加上豆豉,放进剁椒里一起腌制,那样,剁椒的味道更为别致。

一坛坛色彩明艳的剁椒,装着井冈山人火红红的情怀,火辣辣的气概,或单吃或作调料,这真是以解乡愁最好的美味佳肴啊!

馅饼权贵吃,普通人也吃,区别在馅。它是平民百姓的日常食品,有奶酪馅、脆皮馅饼和奶油水果馅饼。17世纪牟利罗笔下的油画《吃馅饼的孩子》:昂头赤脚的穷人孩子,拇指食指捏块馅饼,从上方缓缓放进嘴里。直至今日,制作方便,原材价廉的苹果派仍被不少美国人家当主食。就说洛林咸派,不仅一日三餐有人吃,还是法餐头盘的点心之一。

现在,欧洲吃过的那些甜派咸派,上海基本都能找到它们的踪影,走过路过不会错过。

令我感动的是,当她已年过八旬时,还每周两次为楼上时年96岁的独居老婆婆送饭送菜,这位编外“志愿者”为此坚持了很多年。婆婆用自己积攒下来的能力、体力和耐力一并化作爱,无私地传送到周边,传导给社会,这是她难能可贵的精神高度。退休前当过厂校老师的她,喜欢看报读书,耕耘自己的学习园地。每天一定要认真阅读文汇报、

婆婆的另类“登高”

章宜娟

新民晚报、老年报、健康报等报纸,尤其关心时事新闻,记住的国家大事比我还要多。随着老年人理财被骗的案例增加,她经常就报上的文章和我讨论。有一次居然问我:对冲基金是什么意思?这里奥是谁?多么专业的问题!不管我们的讨论能带给她多少答案,但这样对新事物充满好奇,爱学习爱提问的精神就是我的榜样。前几年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“八项规定”,她总不忘叮嘱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儿子要以身作则,跟党中央保持一致。2010年她参加了小区的世博英语学习班,坚持每天记背5个单词。有时

候遇见家族里年轻一代,她会主动用学到的英语打招呼。听着她的发音,还很有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英伦风呢!这是婆婆追求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学习高度。

随着这些年社会经济条件,文明程度明显提高,全社会关心老年人的现象日益普遍。老年人得到了更多的尊重。心里乐呵呵的婆婆暗下决心要练就好好身体,尽量不给小辈添麻烦。每天两次“练功十八法”,她坚持了30多年,还开心地拿着家里的小录音机,为同道锻炼人播放做操的音乐。外出时,不忘对着镜子美美地打扮一番。在她今年90岁生日的当天,婆婆特意做了头发,戴上红发夹,略施粉黛,喜滋滋地对她说:我赶上了好时代,好比天天在过节。我要珍惜,保持健康,用正能量活到一百岁!这是对充满希望的生命新高度。

婆婆积极乐观,在很多人眼里可以理所当然颐养天年的岁月里,却保持着一颗与时俱进的心。这是一种另类的“登高”,并一直鼓舞着我们!

登高 一桥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。
责编:龚建星